文帝名義隆。姓劉氏。武帝子。

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戒操廻師。

時人服其幾決。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用兵資實甚盛。南史曰。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爲豫州刺史。鎭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祖僾之父惔。並爲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劉顯曰貞文字爲與上人帝忌出之（梁書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䫻晉安內史顯幼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諮議參軍）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武帝以棗投之彥瑜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彥瑜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悅（南史曰蕭琛字彥瑜南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巴東相琛少明悟有才辯與梁武有舊任至特進金紫大夫）

劉士章爲南康相人（南史曰劉繪字士章彭城安上里人劉勔子也機悟多能初爲齊高

帝行參軍。仕梁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士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答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括地志曰。兗州曲阜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水經註曰。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祖元珍。北史曰。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祖嵩。爲翊太守。父李真中書侍郎。瑩八歲能誦詩書。父毋恐其成疾。瑩密藏火。父母寢。燃火讀書。以才名拜太學博士。歷國子祭酒。黃門侍郎。以文學見重一時。爲彭城王參軍。北史曰。彭城王勰。獻文皇帝子。敏而耽學。雅好屬文。尚書令王肅會於省中詠悲平城詩。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更詠。乃失語云

悲平城詩。蕭因戲云何意悲平城爲悲彭城也祖在坐即云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蕭云可爲誦之。即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彭城。遐謂祖曰卿定是神口今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笑。

張說女嫁盧氏。嘗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牀龜史記龜策傳曰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也。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龜策傳曰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易曰占事知來。以龜示。知爲占事也。

令狐相鎮淮海曰。唐詩曰令狐綯字子直。父楚官至僕射綯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開成初為左拾遺累官至吏部尚書右僕射咸通三年。節度淮南。嘗遊大明寺西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除却雙鈎兩日全。諸賓幕莫能辨。有支使班蒙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傍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張又新水記載陸羽次第二十水。揚

州大明寺第十二。

湖南馬希範。五代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馬殷第四子。殷卒。希範襲爵楚王。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皐。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也。唐同光中入貢。莊宗。五代史曰。莊宗諱存勗。本沙陀之種。祖國昌。唐咸通中。以功賜姓李氏。父克用。封晉王。存勗有奇表。善騎射。代梁有天下。問洞庭廣狹。山海經曰。洞庭乃沅澧之交。瀟湘之淵。九江之口。楚志曰。洞庭湖濶數百里。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臣可飲馬。莊宗撫背嘉之。三楚新錄曰。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武穆以年老不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辯。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

○楊修祖為主簿時。操攻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曹莫能曉。修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迴師。時人服其裁決。

捷悟

夙惠

黃子琰少卽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後漢書曰。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子琰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徽戲子琰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琰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司徒。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

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蜀志曰先主東屯齊徐州牧陶謙表為豫州刺史）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答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劉玄德從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張純（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

德令治有異迹。補太子輔義都尉。**張儼。**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晧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僕射羊祜。尚書何禎並結縞帶之好。**朱異。**吳志曰。朱異字季文。吳郡吳人。朱桓子也。以父任爲郎。拜騎都尉。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膽定。見之復過所聞。**俱童少知名。嘗同詣驃騎將軍朱據。**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爲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臣思。呂蒙張溫以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議校尉。**據欲試之。語曰。老鄙相**

開饑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三人皆隨目賦成據大笑悅儼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斜以冬設簟爲夏施揮籐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闇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觀近火光令照見人主晉書曰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

撫其背謂廷尉傅祖曰。此兒當興我家。寧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王養字泰小年數歲時。祖毋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見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毋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梁書曰。王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温和雅。家人不見喜慍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養焜。謝有覽舉。焜即筠小字也。

李白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白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左傳昭公十八年注云。鄅國在琅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頴、

謝元正幼便聰惠。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藺正員外郎貞少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叅軍。八歲為春日閑居詩。從舅尚書王筠。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父揖太中大夫筠年十六為芍藥賦甚美。官至太子詹事。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南史曰惠連十歲能屬文。鍾嶸詩品曰。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早凋。故長轡未騁。

蘇頲年五歲。唐詩紀事曰蘇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矣。長安中。為中書舍人。父子同在禁筦。榮之。開元中為相。裴談。孟啓本事詩曰。談中宗朝為御史大夫。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如嚴君。常過其父。唐詩紀事曰。頲父瓌字昌容。武

功人。以正立朝相中書二宗 題名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

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樹猶如此。人何以任。周書曰。庾信與徐陵。文並綺豔。世號徐庾體。枯樹賦曰。昔

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皆歎異之 鄭棨開天傳信

記曰。瓌初未知頲。處頲於馬廄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瓌。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

詠崑崙奴詩也。瓌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若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

適有人獻兎。瓌乃召頲詠之。並呈詩。瓌大驚。驟加禮敬。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內難。制詔

無非頲出。代稱小許公也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劉昫唐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明絕倫人

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刻傳二十二卷讀書至牧誓。孔氏疏曰牧在朝歌南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之言問余何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又問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唐書高郢字公楚。渤海蓨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登茂才異行科授華陰尉。嘗以魯不合用天子禮樂乃引公羊傳著魯議累官中書侍郎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挺之妾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語罷能悽咽。武

○王戎年六歲時。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答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孫齋由潛齋莊放二人。小時詣庾公。亮公問齋由何字。答曰。字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

夙惠

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持小鐵鎚擊破其首挺之歸驚愕左右抵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郎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毋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眞嚴挺之兒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質昂藏雅有吏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恩足下宜一造門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爲林甫所嫉子武神氣雋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劍南西川節度使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荅於禁中有員俶九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

應耳劉昫文苑傳曰員半千晉州臨汾人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半千睿宗朝崇文館學士。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俶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劉昫唐書曰李泌長源少聰敏博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以王佐自負天寶中上書召見待詔翰林楊國忠忌之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肅宗至靈武泌白嵩潁赴行在陳古

令成敗之機。延致臥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特以散官寵之。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爲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宋史曰。雱字元澤。安石之子。安石執政。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

岳柱年八歲時。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頴達。有遠識。至大中。授集賢學士。觀畫師何澄。圖繪寶鑑曰。何澄。長沙人。工畫神佛。畫陶母剪髮圖。陶母事別見。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孔融、文舉、為北海相、

豪爽

趙溫居常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范曄後漢書曰。溫字子柔。蜀郡成都人。先是趙典爲衛尉。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爲三公。

孔北海居家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青皮袴褶。上馬舞矟數廻。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王右軍爲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牋紙。右軍檢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宗元幹小時。叔父少文問其所志。元幹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孫巖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涅人。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拒。衆皆披散。叔少文素著高節。子弟以文義爲業。慤任氣好勇。不爲鄉曲所知。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曰。李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除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及卒。博士孔璠等表謚爲貞靜處士。

裴寬罷郡西歸。中爲潤州參軍。刺史韋詵登樓見人宋祁唐書曰。寬聞喜人。性通敏。曉音

於後園有所瘞藏者。訪是裴參軍居。問狀答曰。覺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妻以女。天寶中。歷仕至戶部尚書。御史大夫。李林甫惡之。貶雎陽太守。遷東海入爲禮部尚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畀一船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徐州也。唐書曰。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父玠。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授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馬燧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李希烈平。以功進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治徐凡十年。一軍大治。下皆畏悅。士往如歸

李白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任城尉。因家焉。少與魯中諸生孔巢父。韓沔。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中。遊會稽。與吳筠隱剡中。筠徵赴闕。薦之於朝。待詔翰林。唐書

川自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玄宗欲造樂府新詞召白白已醉臥酒肆召入以水灑面即秉筆成十餘章上嘉之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浪迹江湖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衣宮錦袍舟中笑傲傍若無人後坐永王璘事長流夜郎遇赦還卒於宣城

登華山落鴈峰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華山志曰三峰直上晴霽可觀

曰此處呼吸之氣想通帝坐史記曰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矦也其內五星五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爾詩品曰朓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

滕達道微時東都事略曰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學士性踈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閒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鄧州

或以爲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
何憂哉。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郎瞫
何罪。毀言日聞。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章敏。

爲范文正館客。常私就
俠邪飲。范病之。一夕。候其出。徑坐達道書室。明燭
讀書。以俟其至。達道大醉。竟入長揖。問范公讀何
書。曰漢書。復問漢高帝何如人。范逡巡走入。文正公年譜曰。公諱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仁宗朝官至參知政事。謚文政。

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宋史曰。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慷慨有
大志。范仲淹薦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
相杜衍女。衍時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
閒人。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
祠神。舜欽輒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客。拱辰廉得

之諷其屬劾奏。因詳勘衍舜欽坐自盜。除名。既放廢寓居吳中。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自喜時發憤懣於歌詩。往往驚人。

在外舅杜祁公家 宋史曰。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尚書員外郎。衍苦志厲操。尤篤於學。擢進士甲科。歷龍圖學士。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深以爲疑。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史記曰。張良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嘗學禮淮

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更名姓。亡匿下邳。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臣願封留足矣。乃封張良爲留侯。

容止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吳地記曰。陸閎字子春。吳郡吳人。陸暢之子。

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謝承後漢書曰。陸閎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嘗上厠還。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

日香。為我如何今君，而惡我愛我也。坦曰。古有[illegible]婦人患心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鄰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邪。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陸士龍好笑。嘗著縗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名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

一時頓有兩玉人。

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益壽。混小字。

王景文風姿爲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餔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如此人。續世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韶何偃爲一雙。

張思曼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梁武名衍、姓蕭氏、

梁武平建鄴。朝士皆造之。謝景滌時年二十。意氣閒雅。瞻視聰明。梁武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南史曰。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人。父瀹。太子詹事。覽選尚齊錢唐公主。仕梁爲吳興太守。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南史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高其志節。梁武帝徵命。隱於句容之句曲山中。曲立館。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以隱居代名焉。諡貞白先生。

李密目瞳子正方。黑白明徹。隋書曰。密字法主。眞鄉公衍之從孫也。才兼文

武。志氣雄[illegible]養客。後更折節。下帷就學。楊玄感舉兵。以[illegible]土屢戰克捷。上號隸公。設壇即位。歸身於唐。[illegible]克之。隋書曰。帝諱廣。文帝第二子。封邢國公。[illegible]弒父自立。承富强之業。隋[illegible]然慕秦皇漢武。[illegible]後極欲。謂宇文述隋書曰。巡狩揚州。爲宇文化及所殺。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周武帝時。以父軍功起家。拜開府。開皇初。拜右衛大將軍。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云是蒲山公李寬子。帝曰。此小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密傳曰。密父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

朱泚之亂。唐書曰。泚。幽州昌平人。以父資從軍。代宗朝。拜幽州盧龍節度使。留京師。涇原兵作亂。奉泚爲主。居白華殿。自稱大秦皇帝。官軍收復京師。斬之。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隸。出城。佶見寢陋。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謂蒹葭倚玉樹。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頹。
容止

〇高帝名道成、蕭氏。

子定非人

甘草者不疑。劉昫唐書曰。裴佶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爲文。號仟舉進士。德宗南狩。奔詣行在。拜拾遺。佶清勁溫敏。所交皆當時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沒。餘慶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和臣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仍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五代史記曰。和臣凝字光濟。蔡州人。氣貌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頻好學。聞。覽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

自新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

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書其言乃釋之。南史曰[illegible]字[illegible]廣陵人[illegible]太[illegible]世伯[illegible]宋[illegible]參[illegible]轉將[illegible]中兵參軍忠勤[illegible]無心常衛[illegible]元年以事伏誅。

張延符少不拘檢。肆意所遊。父恩曼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恩曼乃放鷹繼犬向舟而拜。恩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折節。恩曼曰。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眷然易操。尋師就學。博覽古籍。鬱爲名士。劉璠梁典曰張

充字延符父紹官特進有重名充該通老易能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殿中郎終吳郡太守

企羨

郭林宗遊京師後歸當還鄉里衣冠諸儒送車千許乘數千兩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庾徵君少給事縣庭郭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范曄後漢書曰庾乘字世

遊。潁川郡守人。徵辟並不起。世號徵君。

裴國寶。晉諸公贊曰。裴瓚字國寶。楷之子。才氣高俊。爲中書郎。世說曰。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八裴方八王。次裴瓚方王敦。是裴叔則子。風神高邁。亦爲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豐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

王曇首李延壽南史曰。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幼有業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琊王大司馬屬。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靈運稱歎。公甚欲聞之。而王名家年少。無由得聞。諸妓又向王說謝

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作伎。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于時秋月。王因舉頭看北林。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

謝叔源誅後。及宋武受禪。謝晦言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帝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

張新安少與顏光祿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新安靜默無言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

胡牀坐聽辭義清玄。顏指語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南史曰。張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張氏五龍。鏡名最高。位至新安太守。

崔瞻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北史曰。瞻字彥通。㥄之子也。潔白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後來之秀。魏孝靜嘗人日登雲龍門。時其父㥄侍宴。有應詔詩。帝問邢劭曰。瞻詩何如其父。劭曰。㥄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讌罷共嗟賞之。咸曰。今日之讌。并爲崔㥄父子。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語邢劭曰。昨見崔㥄兒便爲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使人傷懷。

仲長子光。王績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往來河東。傭力自給。賣藥爲

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覩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痼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錄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通中說曰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耶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隱居北渚王無功愛其真素徙與相近唐書曰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大業中授揚州六合縣丞棄官結廬河渚以琴酒自樂嘗躬耕東皐時人號東皐子或過酒肆動經數日往往題壁作詩多為好事者諷詠臨終遺命薄葬預自為墓誌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張懷瓘書斷曰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至太子率更令善書筆力勁險篆體尤妙高麗國王愛其書遣使請焉神堯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是處

靖所書。羊欣能書人姓名曰敦煌索靖張芝姊之孫。嘗至征南司馬善草書抱朴子曰善書者中州則有索靖用古體騁手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鱗之躍驚雲。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閻立本善畫。宋景玄唐朝名畫錄曰。閻立本太宗朝官宰相。畫入神品。與兄立德齊名於世。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于時。嘗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為誕。固請點之。因為落墨。纔及二龍

果復飛破壁。徐視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猶在焉。世謂僧繇畫。骨氣奇偉。規模宏逸。六法精備。當與顧陸並馳爭先。

蕭穎士 李華撰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爲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爲己任。時人咸以此許之。及在門人論爲文元先生。唐詩紀事曰。穎士以救獎後進爲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渭。皆由獎目爲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與李華齊名。世號蕭李。

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傳奧耳。李亢獨異志曰。穎士常使一傭僕。名杜亮。

蘇司業 杜工部集曰。蘇源明。天寶中守東平。召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官。肅

宗復兩京樵考毋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於後
功郎中知制誥
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覩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主聖塗混水蕪談錄曰。陝右處士魏野。與蒲中李瀆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土室方丈蔭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

傷逝

龔勝死。漢書曰。龔勝字君賓。楚人。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楚父老來弔。哭甚哀

既而嘆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

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桓帝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武上疏出之。靈帝立。拜大將軍。封聞喜侯。武既輔政。有誅剪宦官之意。與太傅陳蕃共謀。天下雄俊。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力。於是盡收諸校將無狀者。悉寺獄。會甫等共劫太后。奪璽書。率五營士討武。武走。圍殺之。梟首洛陽都亭。

郭林宗哭之於野。檀弓曰。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大雅瞻卬詩。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小雅正月

范巨卿與張元伯爲友范曄後漢書曰張劭字元伯汝南人與范巨卿爲友二人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共剋期日後期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元伯尋卒范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

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范怳然覺寤便徃奔喪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某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毋云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爲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謝承

後漢書曰式少尚節義游學京師同業有長沙陳平子與式未相見被病將亡謂其妻曰范巨卿烈士也可託死吾歿後以尸埋巨卿戶前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愴然向墳揖哭以爲死友然後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尋求不復見

祜卒，百姓於峴山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碑者莫不流涕，因名為墮淚碑。

孔北海與蔡中郎素厚。蔡亡後，有虎賁士貌類於蔡，北海每酒後引與共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小雅蕩詩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南雍州記曰：峴山臨漢水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潤甫，晉書別見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十道志曰：祜沒，襄人感其德，立祠刻碑，其上過者莫不流涕。杜預名其碑為墮淚碑。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晉書曰。羊曇者。泰山人。知名士也。爲謝公所愛重太傅亡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羊悲感不已。以馬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曹子建箜篌引慟哭而去。

羊孚年三十一卒。羊氏譜曰。孚年四十一而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寄。暴疾而殞。宋書曰。欣字敬元。太山南城人。少懷靜默。泰覽無競。美姿容。善笑言。長於草隸。羊氏譜曰。孚卽欣從禰祝予之歎。如何可言。公羊傳曰。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注曰。祝者斷也。天將亡夫子耳。

王東亭云後桓敬道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元休神情
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要失歎
悼之深豈惟風流相悼而已
孝武山陵夕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榱桷惟新
便自有黍離之哀中興書曰烈宗喪會稽王道子執政寵幸王國寶委以機任王恭入赴山陵故有此歎
范蔚宗既被繫上有白團扇甚佳送令出詩賦美句
曄攬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上為
循覽悽然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善爲文章曉音律爲高祖相國掾

曄。太子詹事。坐與孔熙先等。謀逆誅。曄。別見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賫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王威明亡後。簡文與湘東王繹書曰。威明風韻遒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鍔。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謂孝綽也。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南史曰。王規。字威明。尚書騫之子也。幼稱孝篤。年十二。通五經大義。起家秘書郎。天監中。除中書黃門侍郎。兼侍東宮。爲昭明太子所禮。累遷太子中庶子

梁簡文梁書曰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侯景克建康帥兵入殿幽於永福省尋弑之爲侯景幽縶南史曰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初事爾朱榮高歡誅爾朱氏遂爲歡用歡死叛歸於梁太清二年陷石頭城自稱漢王湘東王繹起兵斬之題壁自敘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三國典略曰簡文爲侯景所幽作連珠曰吾聞道行則五福俱湊運閉則六極所鍾是以麟出而悲豈唯孔子途窮則慟寧止嗣宗

崔浩誅後北史曰浩作國書立石銘以彰直筆北人忿毒構浩於帝使有司案誅之眭夸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歎曰崔公死誰能更容眭

夸。北史隱逸傳曰，睦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父邃慕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翫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高尚不仕，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為中郎，州郡逼遣入京，與浩相見，惟飲酒談敘平生，不及世利。浩報詔書於夸懷，夸曰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別，浩以夸所乘騾留之廄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出關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存右，始得無。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

咸陽王窮極驕奢，婢妾數十，猶遠有僮媵以姿其倩。後以叛誅，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床玉几不能眠，夜陽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

長行人那得渡　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弦歌奏之莫不灑泣北史曰咸陽王禧魏獻文皇帝子也

雷宣徽頗涉道書因讀吏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横戈開邊投斂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父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東都事略曰雷有終同州郃陽人殿中御史德驤子也以父任爲萊蕪尉有平蜀功授保信軍節後契丹入寇真宗幸澶淵有終赴援威聲甚震及拜宣徽北院使

棲逸

王君公遭亂不仕儈牛自隱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爲之

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髡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儈牛。口無二價也。後漢逢萌傳曰。萌與平原王君公友善。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平者為　門後毋疾之。不得止舊廬。自作小庵於側。往如舊。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決錄曰。仲蔚扶風人。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也。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

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爲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終。魏隷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遯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還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後漢書曰向長河內朝歌人。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

兆霸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遁。以壽終。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偏採名藥。不遠千里。遊東中諸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淸虛接眞。遐棲表志。所在徃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

張廌隱居顧忘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郭元瑜少爲拔俗之韵。晉[illegible]字元瑜敦[illegible]松薤谷。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也，安可籠哉。天錫遣瑀書曰：先生[illegible]光九皋，懷眞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綏。

（永嘉郡記曰：樂成縣民張荐隱居頤志，不應辟命，二郡號[illegible]）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嶽，因結宇

衡山。欲懷尚平（向平高士傳作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書曰。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爲郡所稱。宋高祖辟主簿。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刺史殷仲堪桓玄屢辟。並不就。）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宋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征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元嘉初。徵散騎郎。不到。）

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會稽舊志曰。竺法崇有律學。精於法華經。居剡之葛峴山。茅茨蕭[illegible]欲[illegible]淳嶽深訪之信宿不去樂神思[illegible]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國與湛告絕。足不踰閾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堦。皇甫謐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隱居不仕。賣卜於成都市。日得百錢自給。卜訖則閉

肆下簾以著書爲事。有富人羅沖。爲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非不足也。子奈何以不足助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床而錢自至。猶餘數百。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耶。沖大慙。君平歎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人服之。

顧長孺有隱操。齊書曰。顧黯字長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南史曰。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好黃老。通陰陽爲術數。多驗。隱居不仕。於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百人。**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

魚復侯南史曰。魚復侯子響。武帝第四子。初封巴東王。貶爲魚復侯。**爲江州。厚餉**

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南史曰測字敬微南陽涅人炳之孫也性靜退不樂人間居江陵欲遊名山齎孔子老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

庾杲之清貧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蕭子顯齊書曰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貞立部令和潤善於音吐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太子右衞率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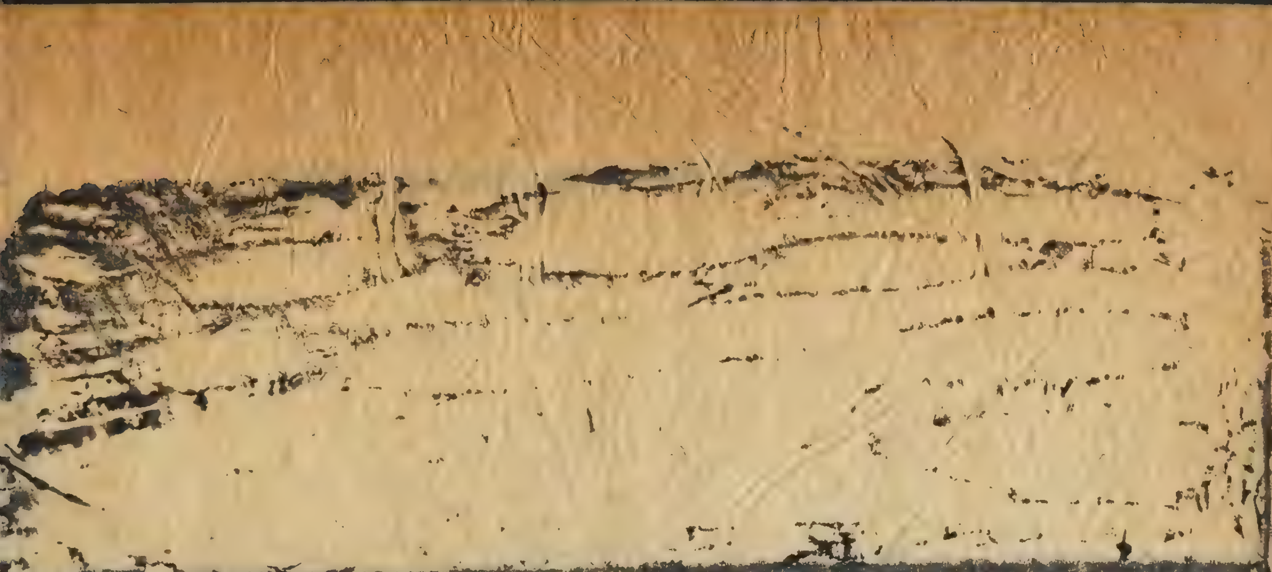
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南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

王弘之性好釣魚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會稽志曰上虞江源出剡縣東流入江又北流至三江入海。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沈約宋書曰王弘之字方平琅琊人宣訓衛尉鎮之弟少孤貧爲外祖何準所養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後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

之隱約窮岫。自如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初爲衛軍參軍。後屢徵太子庶子。散騎常侍。不就。卒。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靑雲。覩白日。不爲遠矣。神仙傳曰。洪弟子滕升常問洪曰。古之仙者。豈有其人乎。洪曰。秦阮倉所記數百人。劉向所纂。又七十一人。今錄集以待眞識之士。

王沙彌。沙彌。王晞小字也。北史曰。晞字叔朗。北海劇人。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齊亡。周武帝以爲儀同大將軍。毋終後遨遊鞏洛。悅其山水。圖經曰洛



水出洛南縣冢嶺山。經鞏縣。入於河。蘇軾曰。洛陽古帝都。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與范陽盧元明。北史曰。元明字幼章。范陽涿人。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采。閑潤進退可觀。中山王熙博識之士。元而嘆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士。太平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北齊書曰。魏季景。收族叔也。父鸞。有容儀。爲奉車都尉。季景少孤清苦自立。有文才。官至大司農卿。王無暨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耕桑

春秋釀酒養晁爲時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
養性欲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臯著書自
號東臯子。
朱桃椎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浮沉人間。宋祁唐書曰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無爲隱居不仕高士廉在益州。嘗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竇益州遺以
衣服逼爲鄉正。劉昫唐書曰竇軌字士則周雍州牧鄭國公恭之子也武德三年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
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
則樹皮自覆。贈遺一無所受。每織芒屩置路傍。見
者皆言朱居士屩也。易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

終不見人。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　曰莫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王摩詰黔黃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劉昫唐書曰王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藥臼經案繩牀而已退

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顔眞卿爲湖州刺史唐書曰：眞卿字清臣，琅邪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黄門侍郎。眞卿少有詞藻，工書。開元中進士。四命爲監察御史，出爲平原太守。祿山反，與從父兄杲卿討賊。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封魯郡公。以正直立朝，爲楊炎盧杞所忌，遣諭李希烈，不屈，遇害。。張志和來謁，眞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輿地志曰：苕溪一源自天目，一源自獨松嶺，合浮玉山水，至吳興入于太湖。霅溪者，以其合苕溪、前溪、餘不溪、北流四水爲一溪，故曰霅也。又云：四水激射，霅然有聲，謂之霅溪。

許謹還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宅苑囿中，未嘗有悲

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按開元天寶遺事載此是學士許愼選。語林作許愼選。未知何據。

种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王聖塗澠水燕談曰种放字明逸。舉進士不第。隱於終南山豹林谷。學行高古。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養。所居有林泉之勝。景德中召至闕下。未欲大用。尋辭還山。

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歸田錄曰林逋字君

後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illegible]
仕。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畫善爲詩。如[illegible]
雲山木叫鉤輈。
頗爲士夫所稱。

蘇養直隱京口。荃翁貴耳集曰。蘇庠。字養直。父伯固。從東坡遊。東坡我命扁舟遊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于坡。坡呼爲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弈。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宋史曰。徐俯。字師川。洪州分寧人。以父禧死事。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俯買婢爲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高宗朝胡直

孺。汪藻送薦之。召爲諫議大夫。周煇清波雜志曰。師川紹興初。由諫垣遷翰苑。賞識命

賢媛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常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

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爲食于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戢屨。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袁

隗妻。後漢書袁安傳曰。隗字次陽。少歷顯官。獻帝初爲太傅。馬倫。是季長女。列女傳曰。班昭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倫有名於世。妹芝。亦有才義。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

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隗又曰第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奥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

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曰。當使十吏就夫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遺誤。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喪亂。爲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陳董祀。

王江州爲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

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歎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特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

宋明帝嘗於宮內。大集而臝婦人以為歡笑。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

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起后。后見覺。又語人曰。后在家為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鳳。琅邪王僧朗之女。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吳郡張嵊。南史曰。嵊字四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為湘東王長史。東海徐悱。梁書曰。徐悱字敬業。東海剡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並有文才。徐妻尤為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文。既覩此文。于是閣筆。

蕭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

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
之參軍樁上及侍宴者笑。宗政
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
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
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
果寃耶。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妻
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主肅宗
第三女。降柳潭。
元相得罪。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曰。載羈旅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擢拜中書。
以貪恔伏法。夫人王氏韞秀。少
有識量。早嬰。頗聞掖庭。

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女。右丞維之姪。初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有奩幌資裝。盡爲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壻同時俱在政府。又不應婦翁卑體于女壻。則載妻爲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爲韞秀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相牴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唐書曰。時溥。彭城人。黃巢據長安。詔

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攻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幷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洎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書曰黃巢曹州冤句人。初依尚君長爲亂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爲天子太

祖告家人曰。外間詾詾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姑方在廚。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太祖默然而出。何氏云。太祖妹。即魏國長公主。公主。太祖女也。不應以杖擊父。按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妹也。有妹一人。未笄而天。追封陳國長公主。豈即此乎。

術解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

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于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相徵拜尚書。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鄰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

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范曄後漢書曰。吳人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

絃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季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春秋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

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

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于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曰今夕當大雨至月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譏嗤公明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翱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水經注曰。江水自漢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水經注曰蜀中錦工織錦濯之江流則錦至鮮明。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元別傳曰。若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陶弘景刀劍錄曰。蜀主劉備嘗令蒲元造刀五千口。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
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
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
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歔
欷流濚。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
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
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大業拾遺記曰。大業二十
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
侑留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
國。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
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
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迷樓記曰。帝將再幸江都

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帝召宮女問汝自爲之耶。曰道逢兒童都唱此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爲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趙耶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決。

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李龜年。楊太眞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嘗至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代之名。

岐王宅。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又多聚書畫古蹟。爲時所稱。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劉昫唐書曰。李嗣眞。滑州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爲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揚

于江中泠水。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下二十水。揚子江南零水第七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與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贊皇伯。後為朋黨所搆。貶崖州司戶。

巧藝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

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董卓皆嘆異之。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程令。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竇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太山人。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衆賢。非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慚若嚴霜之林。婉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絡驛飛馳。可

謂王之畫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有淸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有文才。善畫。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靑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

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

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爲國朝山水第一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寵禮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嘗度遼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紀明並知名顯達稱爲涼州三明時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迎既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節信在門度遼聞驚據遽起

衣不及帶。躧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夫論

趙元叔 范曄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須豪眉。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相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嫗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

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慼。孰溫孰凉。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啟。又羣吠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坐積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遺河南尹羊陟

謝承後漢書曰。羊陟遷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舊貴不與交通。斷理冤枉。進用善士。節操者莅

表異行不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陳無足以托名乃曰往到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幔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卞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

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下。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乃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空。卒。

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時在敦坐。見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盻敦。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

而前其談移日。

王仲祖病劉眞長爲稱藥𠉀今則爲量水。

王孝孫初爲護軍府兵士。晉書曰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時泰山胡毋彥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晉書曰暢字世道祖嘏魏太常父祗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秘書丞尋沒于石勒勒甚重之以爲大將軍右司馬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晉書曰邃字道玄祖勗尚書令父藩司空邃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河東裴遐共齊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來孝

孫時以給府中養馬。諸人便就馬廄下。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蕭思話從太祖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官至鎮西將軍。

王僕射儉也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曰。昔袁公粲也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按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

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幼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音吐溫潤位至尚書僕射性清廉唯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貽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知一經世隆謂為詣己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遺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南史曰柳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路位中書郎次子惔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齊名仕至尚書左僕射

孔休源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沖八世孫沖郎愉之世父休源從沈驎士受經梁

陶字通明謚貞白先生

臺建與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後爲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爲晉安王長史晉安王簡文初封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太子薨後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叅定謀議立晉安王爲太子公卿珥貂揷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

陶貞白隱茅山。梁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請。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弘景傳曰弘景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正於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恆自欲就之武帝

既早與之遊及即位書問不絕弘景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焚香拜受二宮及侯王貴要相繼贈遺多不納絕留者亦作功德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熲為元帥帥師伐陳熲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

隋高祖隋書曰帝諱堅姓楊氏漢太尉震之裔父忠事魏及周封隋公至堅進爵為王明年稱帝以馬

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韋綬在翰林。唐書韋貫之傳曰。貫之八代祖夐。仕周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貫之伯兄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慎致傷。晚多心疾。故不極其用。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唐書曰。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年。冊爲賢妃。六宮師其德行。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劉昫唐書曰。鄭絪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絪以文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守道敦篤。躭悅墳典。與博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張憑（長宗）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王濛）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還船。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真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簡文帝咸康六年進撫軍將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爲太常博士）

○王仲寶儉進號衛將軍。謂人曰。昔袁公粲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庾杲之（字景行）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景業）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汎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美之。

庾杲之傳改

竊禮

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康駢劇談錄曰。宣宗皇帝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竚賢。毋如不及。令狐相國。初與學士候對　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召至便殿。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吐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為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宣令坐。以玉杯斟酒賜之。御床案上。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試舉其要。相國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

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常用此言爲首。相公抃舞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謂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壼奧。況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貫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卿材器。今日覩𥶡詞學。臨軒竚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

錢文僖守西都。東都事略曰。錢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父俶。使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異之。咸平中。獻所爲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章事判許州卒。謚文僖。

謝希深。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絳。字希深。太常博士濤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

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日
守六司。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
子景初。景溫。

歐陽永叔

叔東都事略曰。歐陽修字永
皆爲名儒。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試
國子監禮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
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
師致仕。

同吞蓋下一日。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

日近詔希深書
書遣告嵩嶽讀祝捧幣。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
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是時秋清日晚。花幽草
虧蔽巖壁。正當人力清壯。加有朋簪燕之適。升
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illegible]興而行。嶠峰
甚。則苦蹐難進。極上院。躡封禪壇下。蹴羣峰
乃向所跛望。謂其俯翼其不可到者。皆培塿焉。邑居
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
詣盡東峰頂。頂上。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

路。出登封西門道潁陽。縱望太室。觀少室之美。訪
石堂山紫雲洞。會將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
長夏門入繞嵩轘。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矣。
今既還府。便有吏事侵汨。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
之談。忽於烟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遣
廚傳歌妓至。府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
無遽歸也。其[illegible]爲詞贍。愛才知己。[illegible]既[illegible]嘉客多[illegible]志[illegible]王文康[illegible]
公曙代樞[illegible]公尚坐奢縱[illegible]君等自比[illegible]下者衆不
一[illegible]不知退且[illegible]于板起立曰。萊公之[illegible]不在杯酒。在
時文康年已高。爲之動[illegible]座偉之。

[illegible]

世說新語補卷之四　鼓吹一

明　何良俊

王世貞　刪定

張文柱　校註

凌濛初　攷訂

任誕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任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

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先主有慙色。

王安豐頹脫不持儀形。好乘巴𩦎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王孝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

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晉書曰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令奇而釋之後舉孝廉元帝以爲軍諮祭酒

胡毋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摇扇視事其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爲自貽伊戚

晉陽秋曰彥國
子謙之字子光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羣臣進諫請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遙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謝鎮西著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之

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

顔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

曰其狂不可及南史曰裴早有文義有文集行於世披彩劇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錄事參軍吳明帝時擢爲中書侍郎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旣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

袁尹踈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為煩。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運之曾孫。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超宗為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

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義興國山人。父慶之南北司二州刺史。暄
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
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諫。暄與秀書曰。見汝
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
吳國張公亦稱就嗜。吾見張公時已六十。自言引
滿大勝少年。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
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夭我
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朋斯言。王
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
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
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
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
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
盃。吾不以為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
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
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
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墮車侍中

之門陷地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憔悴豈也李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願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後主用爲散騎常侍以事發悸死。

齊神武北史曰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渤海脩人仕魏爲丞相百戰而剪凶徒尊主匡國功濟天下卒備九錫殊禮諡獻武王天統元年改諡神武**欲用李元忠爲僕射**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少厲志操粗覽書史神武建義拜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挾彈携壺遊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

○阮嗣宗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時阮有母喪。嵇喜來弔。阮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阮大悅。遂見青眼。 任誕

而多美酒也。文襄言其常醉。北史曰文襄帝諱澄神武長子。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擬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齊書曰。擬字德沈。時人稱有思理。終於儀曹郎。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

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韓朝宗爲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子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冀諸周行。必詠穆如之誦。雅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因入奏。挾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漢揚惲南山種苣歌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遂畢飲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

○張思光給假東山。世祖齊武帝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任誕

疏藝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盡機警無匿學不爲儒務擷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奬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曰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於熙載一見如疇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與之出入臥內常與雅易服燕戲猱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爲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詞道熙載知貢舉以雅爲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之才爲當也隨房乞食以爲笑樂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兒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

人枕畔著衣裳之句。𪓷載亦不介意。

何承裕爲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頂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傳曰。承裕有清才。好爲歌詩。嗜酒狂逸。初爲中都主簿。累惟翰鎮兗州。知其眞率。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爲盩厔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昭以其名士容之。

隃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錄曰。隃陟字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卧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舟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艨衝以衝突敵船會設
黍臛衡年少在坐後漢書曰衡往見操著布單衣
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
以杖築地大罵操曰稱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
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
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
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
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
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
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
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
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
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
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
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
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
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服射時大會

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艨艟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訓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黍臛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衆賓唯嚼摶以弄戲補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調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甯聞車前馬糟祖訶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慺搶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父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孫子荊為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晉書

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初販鐵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歎苞遂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官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譓祖莊金紫光祿大夫父朏尚書令譓仕至右光祿大夫

高爽嘗經晉陵謁劉蒨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爽代蒨為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蒨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范曄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偽為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

曰都自非是乃去。南史曰何戢字惠景吏部尚書偃子美容儀動止官至吏部尚書驍騎將軍

梁武帝與何子晳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為侍中子晳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張吏部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性好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天監中為建安內史

公清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苴賄賂。爲時所鄙。

劉瓛謙率。適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筯。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携匕筯。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冐請鵝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晉書

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桓玄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以匡復功。歷都督揚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三司。初毅甚屯窶。在京口。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然。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北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徒諮議參軍。子縉。縉弟遠。字季雲。麤放無拘檢。時人謂之柳癲。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季雲入簡牘。可笑。予弱冠

遊雲問。元朗倒懸締志年之知。非故累其所短。要當爲是書之忠臣。毋令重誤千載爾。

孫騰。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解吏事。爲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深信待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歷官尚書僕射。司馬子如。李百藥齊書曰。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徙居雲中。神武入洛。以爲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閒冗以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人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少以善屬文。太宗召補秦府學士。歷官檢校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共符贊成其計。加太子賓客。進封郡公。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何謂遜。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朓也。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少爲蔡興宗所知。引爲安西記室。梁興。稍遷侍中丹陽尹。南史曰。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暗中摸索亦可識。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唐詩紀事曰。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謫。雖謫而名不衰。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孔乎

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謇傲。爲時詬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爲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南唐嚴續丐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曰。續字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戚。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爲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儉學。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鬟。爲冠洞房者。爲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旣成。但敍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冀改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立寫一闋於泥金雙

帶而去。

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裔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仕於朝。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東都事略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二能文。及冠遊太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

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按子固表二篇詞並簡質不具載子固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班固典引敘曰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

倩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
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
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
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
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
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米元章守漣水。宋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浛洸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特妙翰墨。沉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至亂真不可辨。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立寶晉齋。貯古[illegible]起玩。捐精於鑒裁。一經題品。價增數倍。所與遊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顛顛。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

[illegible]

壁藏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爲子。）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巖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

登車去。石林燕語曰。帝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即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排調

司馬建公 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當舉曹公爲北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張君嗣在益州 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許文休入蜀。謂

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

爲雍闓縛送孫權。

蜀志曰。益州郡殺太守。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

武侯遣鄧芝使吳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主用爲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之奉使。芝之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誠款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貴

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班固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拜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群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

習鑿齒以腳疾廢居里巷。符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堅與諸鎮書曰。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

王延之南史曰延之字希季都官尚書昇之子也任宋為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明帝飭材官為起齋屋三間歷吏部尚書僕射進號鎮南將軍阮韜南史曰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光祿大夫裕玄孫也為兖州別駕江夏王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也執不與俱是劉湛外甥並有盛譽劉甚愛之嘗曰韜後當為第一延之其次也延之甚不平後為江州無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祖聞之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由劉家月旦耶南史曰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耽父柳晉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葛歷官太子詹事領軍將軍

謝康樂小時。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謂瑍不慧也瑍那得不生靈運。鍾嶸詩品曰。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范蔚宗臨刑時。妓妾來別。蔚宗悲涕流漣。謝綜時亦同刑。宋書曰。外甥謝綜為曄所知。顧謂蔚宗曰。舅殊不同夏侯色。先是曄在獄。作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憬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陽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故綜以譏曄。沈約宋書曰。曄意入獄便死。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

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驚喜。綜熙先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曄謂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

王儉與王敬則。南史曰。王敬則臨淮射陽人。性倜儻好刀劒。屠狗商販。徧于三吳。明帝以爲直閣將軍。元徽初。歸誠高帝。遷輔國將軍。知殿內宿衛兵事。永明中。進司空太尉。武帝嘗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論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

深遠矣

宋太祖嘗面許張思光爲司徒長史。敕竟不下。張乘一馬甚瘦。太祖見之。問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張曰。日給粟一石。上曰。食粟不少。何瘦如此。張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司徒長史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宋史曰。劉愼。字德願。爲秦郡太守。性麤率。爲世祖所狎侮。）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悅。上以爲豫州刺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極悲。他日有問羊者。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

……自與之娶耳（宋書……志……人）

謝

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敕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南史曰。靈運子鳳。字……靈運卒。從嶺南早卒。）

朱

异遍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曰。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那得云廉。（南史曰。朱异字彥和。錢塘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异徧覽五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

劉諒南史曰諒字求信彭城人祖繪大司馬從事中郎父孝綽秘書監諒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號皮裹晉書爲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遊江濱歎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見楚詞湘夫人之曲王逸注曰帝子堯女眇眇好貌也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當謂和士開北史曰士開字彦通清都臨漳人幼爲國子生解悟捷疾爲同業所尚以傾巧便辟有寵於齊武成帝仕至尚書左僕射見二陸機雲兩潘岳尼也森然與槐柳齊列謂士開當權文士皆輯轃其門也劉餗隋唐嘉話曰

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士開方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曰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櫬柳齊列因鞭馬疾去

侯白好俳謔隋書曰白字君素魏郡臨漳人性滑稽尤辯俊好爲誹諧雜說楊素狎之高祖召與語甚悅舉秀才爲儒林郎每將擢之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一日楊素隋書曰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祖暄魏輔國將軍父敷周汾州刺史素少有大志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多所通涉美鬚髯有英傑之表武帝引爲車騎大將軍每戰有功歷位上柱國尚書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牛羊下來耶王風曰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柳機北史曰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偉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引爲記室柳昂

北史曰。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爲內史中大夫。當塗用事。百寮皆出其下 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爲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應聲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宗

[illegible]闊面狹長。後梁書曰。宗如周。有才學。爲度支尚書 蕭詧。梁書曰。蕭詧字理孫[illegible]明。[illegible]子。梁封[illegible]陽郡王 戲之曰。卿何爲謗經。如周曰。身自來不謗經。蔡大寶曰。卿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經爾。蓋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如周乃悟。後梁書[illegible]蔡大寶字敬仁。嘗以書干僕射徐勉。勉大賞異之[illegible]所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

覽君學書學無文綜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終日食鹽醋。復又何堪。劉昫唐書曰。盧邁字子玄。范陽人。以孝友謹厚稱。貞元中。以給事中平章事。大政決於陸贄。公謹身中立。守文奉法而已。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盛度體豐肥。東都事略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性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度肌

體豐大。艱於拜起。有拜之者。俯伏一日。自殿前趨不能興。或至詬罵其偏戾如此。

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餘步。

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中立宋史曰。中立字表臣。河南洛陽人。熙載子也。性疎曠。好諧謔。人不以爲忿。繇恭累

判筆錄曰。石參政中立。事太宗。爲館職。至眞宗末年猶爲學士。

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

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班固漢書曰。丙吉爲相。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吏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

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劉貢父東軒筆錄曰。劉攽字貢父。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謔玩。亦屢以犯人。東都事略曰。攽與兄敞同學。自刻厲。博讀羣書。言行高遠。名亞敞焉王汾東都事略曰。王禹偁曾孫汾。舉進士甲科。元祐中。為工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入元祐黨籍云。同在館中。汾病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史記曰。周昌彊力敢直言。高帝欲廢太子。昌廷爭之彊。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又疑非類。韓非傳曰。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未聞雄名。漢書揚雄傳曰。雄口吃。默而好深湛之思。只有艾氣。鄧艾也。

王介甫爲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嘗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梁山泊。亦作梁山濼。在東平州五十里。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傾之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爲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介甫大笑。遂止。張太史明道雜志亦載此事。但云議乾太湖。不言梁山泊也。又稗史介甫議開梁山濼。貢父應曰。此事楊蟠無齒問之曰。楊蟠杭人。山號浩然居士。言此事浩然無涯也一事而三傳。

蘇長公在惠州。本史曰。紹聖初。御史論軾譏斥先朝惠州安置。二年。泊然無所芥蔕。人無

賢愚皆得其歡心。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途中見章子厚乃回反耳。宋史曰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對策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在宮以牟利黷貨聞終徽閣直學士。

蘇長公在維揚一日設客皆一時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元章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笑答曰吾從衆。游岳遺事曰米元章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

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米老辯顛帖

秦太虛爲御史賈所彈宋史文苑傳曰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舉進士不中好大而見奇蘇軾以爲有屈宋才元祐初薦除太學博士國史編修後坐黨籍貶監處州酒稅使者承風旨伺過失無所得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放還藤州卒先自作挽詞其語甚哀張文潛宋史曰張耒字文潛楚州淮陰人十三歲能文從蘇轍兄弟遊弱冠第進士歷秘書正字起居舍人坐黨籍落職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耒儀觀甚偉有雄才於騷詞尤長久於投閑家貧郡守翟汝文欲爲買公田謝不取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聞者以爲佳謔賈誼新書有過秦上

下二

輕詆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魏志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温人十二試經爲童子郎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皐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治務寬惠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蚩之言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

布見乎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盪寇皆足蓋當世乎禰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魏志曰趙稚長為盪寇將軍

虞仲翔在東吳曹公欲辟之虞聞之曰盜跖欲以餘財汙良家邪

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提擲水

中孫遂無計唯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彊知人家國事。孫綽表諫曰中宗龍飛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不然胡馬久已踐建康之地江東為豺狼之場矣綽賦遂初陳止足之道

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南史曰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起為侍中亭於會稽太守謝嘗語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勤布施積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

見性直下作佛是欲成佛者也康樂白侍甚解故以譏顗顗深恨此言。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辭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

謝宣暎南史曰謝絢字宣暎謝景重之子曾於公坐戲調其舅袁湛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焉宋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

情也宋書曰景亟是王劭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丘車騎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卒官車騎長史常在沈深坐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淡深沖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深歷御史中丞見王文憲儉諡文憲詩沈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敬兒少便弓馬有膽氣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應選見寵為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客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窺笑焉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時咸推褚彥回風度詳雅敬則以敬兒武臣鑑率故

以彥回爲戲也敬見曰我馬上得之終不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園

劉中郎性猵剛疎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顯徵穆之之曾孫少好文學性韻剛疎建元中爲正員郎後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也按南史蕭道成既弑蒼梧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禪淵率百官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王奐南史曰奐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仕宋爲侍中尚書齊武帝以奐與宋室外戚疑有異志王晏叩頭

僕之求明中果。初拜僕射。劉顯徵與奐十餘同載

遷尚書僕射。

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

才。皆已令僕矣。

南史曰。祥若連珠十九首。以寄懷

其識……云。希世之寶。違此必賤

偉俗之器。無聖則淪……足以明

王融於梁。簡章甫節……達人。

徐常侍陵。聘齊。時魏收伯起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

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爲魏公

藏拙。

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齊

徵士。父肩吾。梁中書令。信幼俊邁。博覽羣

書。仕梁爲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

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長安。歷仕至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望通顯唯愛温子
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
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北史曰温子昇字鵬舉太
原人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寃句
父暉兖州左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淸婉
初為廣陽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
曰温生是大才士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
舍人散騎常侍陽夏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
牀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
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
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
江從簡南史曰華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為吏
部尚書茂於學貪黷賄賂從簡作採荷調刺
之為時所賞官至司徒從事是光祿華子梁書曰
中郎侯景亂爲任約華字休

昳濟陽考城人歷齊部郎梁早有才思六世部郎文采之齊舍人吏文任至光祿大夫小

時有文情作採荷調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祖紹。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高孝基謂人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illegible]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illegible]中。坐怨謗。流死嶲州。

狄仁傑為相。有盧[illegible]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illegible]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

因啓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嬈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慙而去。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及正。追贈司空。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趨趙權貴。以此譏於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承禎徐曰。以僕視之。

仕宦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李贈正一先生。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誌曰。晉當陽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京兆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官。扁舟下荊楚間。宋祁唐詩曰。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謂

嚴定之有此兒也。武恚曰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捋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母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

韓愈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嘗譽李程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歷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僕射。藝學優深，然性放蕩，不修儀檢。物議輕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梁肅薦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爲閱。

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是怕他。

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杜子美遊龍門奉先寺詩曰。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爲天闚。王介甫改爲天閱。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閱。用莊子用管闚天爲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乃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臥之幽。則冷侵衣裳。語自混成。何必屑屑較瑣碎失大體哉。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東都事略曰趙普字則幽州薊人沉厚有大節宋太祖受禪以佐命功累官中書令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張文定墓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仕至參知政事嘗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秉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司馬君實司馬光別見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是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俾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于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衰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儷聖

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臣項御燕閒。親承訓教。抱病力貧。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肩浼。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假諱

姚崇。唐書曰。崇本名元崇。則天改爲元之。陝州硤石人。父善懿。嶲州都督。崇則天時歷仕至夏官尚書。張柬之等誅易之兄弟。崇預謀。玄宗先天二年。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國務。明於吏道。剖割不滯。年七十二。與張說同爲宰輔。各懷疑阻。卒。爲遺令以戒子孫。

張衡之。李濬松窗雜錄曰。姚崇爲相。忽一日對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曰。卿有足疾耶。崇

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崇構也有教授書生私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以聞於說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急有用人乎靳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以侍兒與歸書生一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聞公為姚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危之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貴者用計於九主必能立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為贄明旦。公主入謁。具為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釁隙

甚深。然其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當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詞未周密，欲加刪改。姚

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唐書曰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子彝异坊州刺史少子弈讀書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懶善倡割地之議方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驟加褒擢參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己者皆斥逐之顯仁太后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徽宗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

之答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西湖志曰。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鰱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黜免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閒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下獄將誅

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

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攬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祖璩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六歲就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曰。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仕齊為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參贊謨謀。毗佐大業。官至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孝標類苑成。

帝卽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

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史曰。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末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求爲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時。蕭遙欣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梁天監初。召入典校秘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康王遷荊州。雅重峻。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棲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沈浮。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

唐經籍志曰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孟浩然極爲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牀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齎所業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浩然歲暮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

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爕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轗軻終身。摭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爲貨。識者鄙之。唐詩紀事曰。庭筠彥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溫李。

儉嗇

夏侯豫州性極吝嗇。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爲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劉威碩在蜀。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亨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爲賓客。然不豫國政。領兵千餘。隨諸葛武侯。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後漢曰。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已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爲。遂輟翰。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特進。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樂府

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常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曲。

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

南史曰。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祉仕魏。侃少而瓌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性豪侈。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艖䑧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

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
觀者塡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有北面同學有
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
寳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
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寛厚有
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
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燒金帛不可勝數侃聞
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諭使還
待之
如舊

韋陟廚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
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

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
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封郇國公爲李林甫楊
國忠所擠平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
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遘疾卒於虢州司

馬季長融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皇雜錄曰。韋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甚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第才華。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李昌夔在荆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段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倜儻有氣義。韋皐在蜀表授校書郎。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左僕射。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忿狷

時苗魏略曰苗字德胄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敘人才不能寬大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詣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機論世語曰濟詣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虞仲翔放棄南方。吳志曰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

且大王以客賢嘉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而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牾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

靈鞠
卭車騎善屬文
永明二年〻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逷。南史曰：逷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爲相，逷常謀議幄帳。永明中，爲太子家令。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南史曰：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撾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記曰：榮墓在吳縣東南二十里姑

蘇志曰覺是在葑門東六里。死有餘辜。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嘗撫其足而詈之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梅詢。字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讒險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

以臣參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

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節度使齊丘之子。郭子儀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樅得罪，鎰按驗，樅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毋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鎰出為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為鳳翔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作亂，遂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為姦賊所乘，躬可殞而名與嵩岱等矣。

尤悔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略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父沖，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楙。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平河北，以為伏波將軍。子楙，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魏略曰：楙字子林，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嘉其才，則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齊東頭竹篠巾飲。語劉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詰責。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戲。故為不敵。輸物甚多。曄既利其財貨。又愛其文藝。遂申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

以爲棄東當之。遂同耕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收並皆款服。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爲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宋祁隱逸傳曰。羽著茶經。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李季卿宣慰江南。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頻丁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至臨懷縣館。或言伯熊善茶。李卿請爲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爲歠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

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張又新煎茶水記曰。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絶。命軍士挈瓶深詣南零。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半。陸遽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駭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鑒。其敢隱焉。李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紕漏

陳壽將（撰三）爲國志。或云。丁儀、字正礼。丁廙、字敬礼。有盛名於魏。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爲觀閣令史。父喪有

茶壽傳改

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
華愛其才以爲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茶
廙除佐
著作郎
謂丁深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
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
文士傳曰丁廙字
敬禮少有才博學
洽聞建安中爲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
菑侯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
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
其游而爲之死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
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
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爲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
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
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
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
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
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
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也廙敢

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時論以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三國志。蜀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梁州是敬禮子。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帝稱為冶城公。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味亦不

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諧賈。晉書曰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王敦素與交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托疾不覲事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矜豪日甚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後為郭默所害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

毛。至晴待不得乃去。超宗父鳳也。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請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南史曰。敬容職任隆重。而淺於學術。

祖孝徵放縱不羈。北史曰。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詞藻遒逸。起家秘書郎。性踈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匹。令諸嫗擲樗蒲。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爲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冑。元士亮。諸人爲聲色之遊。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廚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聞見錄曰。魏神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

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

中。見者以為深恥。孝徵恬然不屑。

貞觀中。尚樂奏求杜若。爾雅曰杜若。士鹵。廣雅曰楚蘅也。范子計然曰杜若生南郡漢中。勅下度支。有省郎以謝朓詩云芳洲生杜若。

朓懷故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乃委坊州貢之。本州曹官判

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華省名郎作

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

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褚遂良。唐書曰。遂良。散騎常工隸書。父友歐陽詢

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

高宗冊立武昭儀。固執不

子。博涉文史。尤

貞觀中。歷秘書

見稱。

都督。其父亮

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云其從者由正門入云

出曰渠自有門唐詩紀事曰諸宮[illegible]錢塘人父警敏工為詩自號山人敬芳弟傳

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學士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有指揮公名絳故云吏慚而退

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林學士卒謚章簡

韓杲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闒茸嘗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杲以為誤悉改

顧長康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南郡。玄皆其深所珍惜者。南郡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封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顧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

爲銀。唐書曰。愈子昶。亦登進士第。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衆迎謁。漕一見卽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爲溫公東都事略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卒。贈溫國公。謚文正。族人。故

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爲笑。宋史曰。哲宗初。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㦧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工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聞者愧之。

金主亮南侵。金史曰。廢帝海陵庶人名亮。劉錡傳曰。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命葉義問視師江上。宋史曰。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義問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今賊又添生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宋史曰。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瀘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爲涇原涇略使。擢江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禦金師。屢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校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具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惑溺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忌之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爲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此言。詩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

是神物。一下而娉子服淫。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噉盡。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性嗜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鰒魚。穆之傳曰。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遍。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淫。梁書曰。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遷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爲我解穢。段安節樂府雜錄曰。明皇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砑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黔帥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唐書曰。李納。平盧淄青節度使。正已之子。代宗時。正已遣將兵備秋。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侍御史。兼總父兵。正已卒。統衆爲亂。爲劉洽所敗。計蹙歸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微

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宋史曰。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館雋遊。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懵不知學。士論不樂。靖康元年。安置永州。

仇隙

獻帝嘗晏見孔融與郗鴻豫。司馬彪續漢書曰。郗慮字鴻豫。山陽高平

人少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續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

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
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
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
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搆。孤爲人臣。
進不能風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
殺身爲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
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
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爲國。不求其
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
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況無彼人
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
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
彭寇賈爲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
薄劣。猶昆蟲之相嚙。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
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
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
貶滅之於己。猶蚊虻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
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

後祏及弟祀、景昌劉渢、霧和劉晏俱候謝。謝語祏曰：「可語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後遂構而害之。案朓傳增

大鑪不欲令酒酸也。子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嘗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詩誨教，不敢失墜，節爲故吏。議所推進，趙衰之舉郤縠，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況情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頓布腹心，修好如初。

謝玄暉頗輕江祏。南史曰：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遵，□□參軍；父德驎，司徒右長史。祏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爲東昏所害。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己。南史曰：祏嘗與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後遂構害玄暉。南史曰：東昏失德，江祏欲立始安王，致意於朓。朓自以受明帝恩，不肯答。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暄陽驚，馳告始安王

反衍。講而責其[illegible]其過惡改何允則

顏平原司馬光通鑑曰眞卿為侍御史楊國忠嫉其不附己出為平原太守不容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唐書曰杞父奕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陷東都。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為賊所執送[illegible]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門蔭解褐率府兵曹。徵為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媵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糺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為黃門